

從我的許願泉前起程，昨日行為的殘餘，我已親手予以厚葬，在星光下一條乾燥的溝裡。做為指南針的星辰，正燦亮如花；日出草原在遠方……

再見了，自殺坡，以及坡上所有豔麗如鱗的葛藤們，我不再是自己的奸細，陰謀著一次又一次流沙、陷阱與騙局的設計了。

經驗的灰燼既已掩埋一段貧血壞疽的歷史，假面的告白也即將精裝成冊，鄭重焚燬——這精神上困難且痛苦的割禮啊，當它終於完成漫長的執行作業，我也將向傳說中的不倦島出發，如堅持遠航的哥倫布，遙指生命地圖上一處從未被涉足的新大陸，去登基成為未來歲月的立法者。

人生是一則廣大無邊的笑話，我豈不知？但是在信仰與理想的篝火旁露營，我願意從事自己的文藝復興。

是生活如此授旗、授權於我，我怎能自甘永遠拋錨在那想哭泣的心境，如當年我那必須被拯救的母親？

也不擬再重複那軟弱、諂媚的祭壇行為了。

如今，未來，以及一向！

當顛覆歷史、向自己復仇的時刻到來，那正是我撰寫人生溫柔論的開始！



於是，就在地底這狹窄的樹脂玻璃密室，我第一次發現了天堂的可能，溫習著子宮的記憶，標示出自己生命中好望角的位置。

計畫名稱：隔絕實驗。

目的：研究人類在星際旅行時長期獨居所可能造成的影響。

實驗時間：一百三十天。

進度編號：第一百零七天。

密室深度：地表八十公尺以下。

空間大小：三平方公尺。

溫度：攝氏十度。

生存環境特質：無計時工具。與聲音、陽光、人類完全隔絕。

生命現象：骨骼鈣含量減少。

免疫系統衰退。

對時間的感覺喪失。

月經停止。

……

而當鈴木博士以及他所率領的研究小組，在地面上經由監測系統進行觀察，且逐一記下我——這三十六歲女性實驗對象——的各種生理反應細節時，我也正在這裡幽

居地底的時光中，細細領受自我復仇儀式裡，每一瞬間的菁華。

啊，我的地獄，我的天堂，我悠寂清空的密室歲月，我治療受傷真理的地方，以及，我收復曾經淪陷的春日心情的橋頭堡！原來，當往日緊攬不放的一切，便這麼橫心捨了，捨至無可捨處，滄桑之感的後面，竟背書著微笑的印記。

做為一名志願參與「隔絕實驗」，且無從預知實驗後果的女性，當告別昨日遺蛻的時刻來臨，且鈴木博士的研究計畫正物色一名理想的實驗對象——在一種知性考量而非抒情衝動的情況下，我選擇了這為科學實驗獻身的不尋常行為，做為重建主體自由的開始，去為自己的生命進行一次意義非凡的破繭。

肉體的人身，豈不只是一種未完成狀態？每一次殘酷的成熟，豈不也隱含自我車裂的因子，可能引爆椎心刺骨的劇痛？但孤立於藍鋼般的天空下，身為一名女性，當縱聲狂笑的命運，正以其強悍的嘲諷姿態，就蹲踞在我前方，對照著我在現實中的狼狽以及骨子裡的脆弱時，我必須徹底與自己格鬥一次，才能真正坼天裂地，逆開那長久以來心靈裏足的長綾。

意義為行動織錦。

因之在「隔絕實驗」公開徵求的多名應徵者中，鈴木博士所親自主持的「體能、意志力與持久性評估」，乃成為我順利出列的依據。短期的指導、訓練以及各項前置作業逐一完成後，我終於深入了這從未被深入的甬道，抵達這從未被抵達的黑洞——學術研究的、人類身體的、自己心靈的——去負責揭曉一樁未知的答案。



雄闊壯碩的黑暗，以及厚軟而飽富彈性的寂靜，便是我懸浮飄泊的宇宙。沒有陸地，沒有海洋；沒有重量，沒有方向；沒有生，沒有死；也無所謂不朽……

在狹仄密閉卻又如此漫無憑依的空間，曾經，沮喪、低潮、虛無，以及歇斯底里的感覺，如一支潛伏多時的輕裝部隊，試圖偷偷接近我，在撲殺它們與被它們撲殺的緊急現實中，我必須圈選一種。

我經常想起動物園裡焦灼繞檻而行的黑猩猩——的確，孤獨閉鎖且由隔絕的標籤所彌封的世界，委實具有一種逼人發狂的高度危險在！食物、陽光、空氣、水，以及愛，對於人的生存固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，但高於它們更其基本且真正維生的存活元素，卻恐怕還是所謂的「意義」吧！一旦意義存在，且成為仰靠，人便找到了他的上帝！於是我開始明白，自殺者所需要的，其實並不是勇氣，而只是絕望！當存在意義已在大霧中迷失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奔赴大霧之後的懸崖，乃成為人向生命示愛的最後姿勢。

我畢竟不曾趨近懸崖。

不曾選擇與意志決裂。

意義——小我、大我的意義——終如大量清新微醺的薄荷蘇打水，於緊急時刻兜頭淋下，稀釋且洗滌了我精神耗弱沮喪的酸濃度。在這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中，我支持了聰明且較具理性的一方。

世界仍然與我同在！我為自己的黑暗點燈，從胸腔與睡夢中取火，把乾淨的心跡拭亮之後，一段一段，獻給自己。

感謝鈴木博士為我在洞中放置了約兩百本左右的書籍、各式營養罐頭食物、足夠

飲用的蒸餾淨水、簡單的照明器具、袖珍的語言學習機，以及輕軟的柔道服。

無從判知日夜更迭的情況下，我勤研英語會話，藉柔道體操保持肌肉舒活，為每一本讀過的書籍編號，追憶陽光之下所曾發生過的哀歡悲欣，揣想出洞之際，自己這極其風景的臉上所可能有的新表情。

極長極長時段的清醒與睡眠，便這樣單純地交替接力著，且一一拼貼出我幽居密室的規律生涯。時鐘面貌，早已攤成一張軟搭之麵餅，恰似達利名畫「記憶之持續」所顯示的那樣。然而，大段大段丈量生命自由的寬幅以及精神自由的縱深，就在這樹脂玻璃所圍成的小小正方體內，我卻首次微妙地感受到宛若六月田野的遼闊溫柔，彷彿看見一棵樹的微笑，重新歸納出幸福感的品味法……

這形似囚籠的空間啊——

我無法不想起自己曾著手編造一只囚籠的過往。

無法不嗟歎終生都被拘禁在另一只無形囚籠中的母親。

無法不悵憾為母親打造那只囚籠、經常藉暴力以證明他生物優勢的父親。

也無法不去思索，在希望與幻滅並存的愛情世界裡，人，究竟可以期望什麼以及經營什麼？

曾經，豈不是一枚含藏淚水的字眼，洗滌著已逝歲月的蒼茫？若愛是一種建築，那麼誰來解釋，精緻牢固的作品，為何如此稀少？



由於閱讀母親一生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我完全無法也不忍去定義「女性」這名詞。與父親共度的二十年婚姻，於她，豈不是一場附有性生活的僕傭生涯而已？

雖然，在會計事務所任職的父親，有著相當清癯斯文的外表，待人也堪稱溫和有禮，然而，當他毆辱母親、扯散她梳攏的長髮、挑剔荷包蛋蛋黃硬度不夠，乃至洗腳水過於溫涼……時，粗亂的拳腳點子裡，卻總顯出那樣一種令人不敢置信的蠻力與凶暴。

我相信父親不曾聽過尼采的狂言——「男人到女人身邊，請務必帶根鞭子」——但他卻把這句話的精義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且更為透徹！

為什麼呢？

多年之後，當我如此自問，且尋求一合理的解答，我才終於明白，從傳統男性社會一路行來的父親，終其一生都是輕蔑女性的。更由於母親操持家務、生兒育女的工作，並不包含在任何統計價值內，宰制一家經濟命脈的父親，遂更把母親視為寄生在自己生存之上的依賴人口，他對她享有絕對的管轄、統治與使用之權，卻完全不必予以尊重與——愛。

而母親，從婚姻細狹的鎖孔裡看人生的母親，卻也在東方女性典型的啞忍態度中，接受並默許了這樣的人生。

她從未準備自己的快樂。

在沉默中順從，是她一生的歌。

世世代代的母親這樣教她唱，她也教給了我。

但是，在戰後成長，西方女性運動的浪潮，卻已將我推至離母親很遠很遠的一處岸邊了。當母親背著人躲在自己的角落暗泣，我雖也被一種既鈍且厚的痛感所襲，但

卻並不能同意且同情在傳統觀念籠罩下，她始終逆來順受、無能自我拯救的作法，因而也始終未曾實際有效地去昇華她個人的憂傷。——那樣一株卑微的耐寒植物！常常，我暗忖：人間，不能有另一種氣候？另一種溫度？另一種活法？

自詡為一名新時代的女性，我拒絕這樣一種封閉陳黯，沒有生長，也沒有興奮喜悅的人生。

我拒絕如此洗劫尊嚴、剝削自由的婚姻。

拒絕如此無法掌握生活自主權的女性生涯！

我與母親不同！

然而，當我突然在丈夫的外遇事件中滅頂，一種被命運偷襲、被愛情欺詐的感覺彌天蓋地湧來，瞬間噬沒我；設法自我保護的驚痛中，我才終於明白——在理論的領域，你固可以輕鬆地振振有詞，以當然爾的想像，把自己舉得天高，但一旦落入現實層面，當真正的考驗劈面打來，你卻往往比誰都跌得更低，也更一蹶不振！

新時代的新女性，是的，但我終究又展現了什麼不同的女性尊嚴，提出了什麼不同的新作法？比起母親，以及她的那個時代，這一代的女性，究竟，又成長了多少？

懷著一種被遺棄的恐懼，並且，為了維持虛幻的自尊，不願被這個世界貼以「婚姻失敗者」的標籤，我一直倔強卻又極其卑微地採取委屈求全的姿態，極力瓦全一段已經玉碎的感情，強自粉飾那曖昧虛空且極不誠實的婚姻，隱忍著種種戕害尊嚴的精神凌遲，對丈夫日夜罕歸的作法，持屈辱的許可主義……直到筋疲力竭、迫近病變邊緣，我再也無力肯定自己的存在及存在價值為止。

那真是生命中最艱困的一段日子。

自我欺騙使得人生貶值，而我所以逗留在一場已經破產的愛情中遲遲不肯離去，只因為我害怕失去一向熟稔的生活秩序，害怕去面對一場我所不曾預期的人生，害怕打開大門，去邂逅一段全新的未知。

但是，新時代的女性！畢竟，我與母親不同！

我所受過的完整教育，我所處的時代環境，我的個人意識、價值觀，以及女性主義思潮，這些主客觀因素交替作用，激盪成一股強大驅力，絕不容許我自陷太久，也不容許母親的故事或她的附庸性格，在我人生當中複製。在藍鋼般的天空下，我知道我必須尋找自我的路——更好或更壞的一條路，繼續開步行走。

若愛的建築已然坍塌成墟，再也無能重整挽回——那麼，我自問，認取了那毫無希望的殘骸之後，為什麼我不能勇敢地把背向著它？

也許，我仍深愛我的丈夫？那在愛情花園裡驟然離我而去的男子？

也許！

但歌德說：「我愛你，但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大痛之後，情緒的渣滓沉澱之後，猶豫不決的天花發作結痂之後，我終於決定放下虛偽無效的堅強，不再遮掩或逃避那需要塗以理性碘酒的傷口。就在那曾經跌倒的地方，我親手布置了一座小小的墓園，豎立一方淡忘的石碑，獻上一束寬宥的鳶尾花，安靜地轉身離去……



然後，從我的許願泉前起程，我選擇來到這最黑最深最難於跋涉攀登的谷底，去

預告重見天日的明日，反動著一段毫不精采自由的歲月——母親的，以及我的——治療受傷的真理與記憶，向軟弱的過去進行溫柔的復仇。

大死一番，大活現成，這何等華麗且理性的瘋狂啊！

重整旗鼓的心情，正躍躍等待「出土」。氣銳神全的新生，也正在寂靜黑暗的地底脈脈醞釀。

冬眠與春蟄，可以是相同的一首歌。

天堂和地獄，竟有著孿生的面貌。

我不必再去計算與陽光重逢的日子，一輪磅礴的愛已在新的地平線上緩緩升起。日出草原在遠方，等我。

而當屬於鈴木博士的「隔絕實驗」、屬於我的這喜劇性的內在工作，終於在淚光與微笑中殺青，久被封閉的洞口，如瓶蓋開啟；在藍鋼般的天空下，風，與陽光，以及歡迎的人群，為一名走過「地獄」的女子，套上七彩花環——這重新向人生註冊的水手，將拭亮生鏽的錨，面對另一處海洋，從容起航。

去邂逅另一座地獄，也許天堂。

——選自《愛自己的方法》（爾雅，一九九六）

## 導讀

擅長以自鑄的清新意象，描繪人倫之際的關係，從生活小事物提煉出粲然的心得，陳幸蕙一直以這樣的散文家形象，贏得讚歎。離開教職後，陳幸蕙曾投入極多的心力關注青少年的成長，諄諄叮嚀，以委婉之筆為青年尋找美夢，實踐理想的人生。不過，作為一位女性散文家，陳幸蕙的個性與文風，綿綿溫柔中帶有一股勁健之力，可以說是抒情散文鼓吹女性獨立自主的女權主義者。〈日出草原在遠方〉就是一篇這樣的作品。

〈日出草原在遠方〉中作者將自己設想為「隔絕實驗」中的女子，在無計時工具，與聲音、陽光、人類完全隔絕，地表八十公尺以下的密室中，一個女子如何在無所依傍中生存？在這樣的空間中，她會喚起時間之流裡什麼樣的記憶？文中所敘，全然是作者自己的想像，從參加實驗的喜悅（滄桑之感的後面，竟背書著微笑的印記），到同理心的發現（動物園繞檻而行的猩猩），最後點醒女性自我的拘囿（無形囚籠中母親的一生）。合理的推想，絕妙的聯繫，自我的覺醒，女性的勇健，忽而在意想中，忽而又出乎意想之外，具有小說的懸疑、高潮，又有娓娓細話家常的親切。這是陳幸蕙散文的魅力。

——選自《台灣現代文選》（三民，2004）

## 品味時間

1 台灣女權主義作家與作品有那些？